韓非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四

長沙王先愼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先愼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盧文弨曰注渴誤得先愼曰趙本渴作竭亦誤子罕爲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簒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恆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駿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據增今本仁下作不仁誤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

○先愼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愼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愼曰上欲治强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乃盡死力故非忠君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盧文弨曰注一本爲誤作違脫故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盧文弨曰上張本作士顧廣圻曰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先愼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非齊潘壽言禹是一橫說一豎說兩事比勘語極明顯張榜本亦誤作士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啟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先愼曰拾補悟作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其車同族者其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顧廣圻曰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譌

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王先謙曰注王下奪觀字先愼曰趙本注平陽君之日目譌自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先愼曰注衛侯張榜本趙本並作君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先愼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張榜本趙本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先愼曰注萬本當作萬葉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此二十二字舊注誤入正文故所遇術

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鶩矣。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是以說在。顧廣圻曰是以說在例不複出此當衍其一也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本刪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騁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先慎曰此下當更有擇欲於馬者五字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顧廣圻曰馬當作駕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其故也。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鞗革沖沖傳革轡首也革即鞗革亦即勒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先慎曰各本擫作檿拾補引孫貽穀云文選琴賦注引作擫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擫先慎按說文壓一

指按也今據改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亦下有共字今據增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愼曰依上文琴上當脫鼓字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愼曰乾道本無其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脫今依補

一日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先愼曰乾道本無彘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先愼曰與當作予說文與黨與也予推予也義別下文作予二柄篇亦作予不誤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

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盧文弨曰注用威懼馬馬譌焉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謚此作成恆複呂氏春秋愼勢篇淮南子人間訓同並誤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盧文弨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先慎曰說文駻馬突也字亦作馯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

爲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文謂察馬之毛與吻文也漢書王褒傳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說文吻口邊也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

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先慎曰逸當作突竇溝竇也馬退而卻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止也。先慎曰乾道本止作正盧文弨云正秦本作止今據改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先慎曰乾道本賞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四百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先慎曰御覽引殺作死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先慎曰常拾補作恆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趙本池作地誤

令王良造父共車。先慎曰趙本令上衍今字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

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愼曰人當作出令田連成竅其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先愼曰下文無家字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毁也罰之也。先愼曰注意謂毁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字而用兩義以申其說矣案訾之人二甲者謂量其人二甲也國語齊語訾相其質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卽其義夫非令而擅禱者。先愼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令字據補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先愼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郎中閻遏

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先慎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屯亦邨也一邨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先愼曰乾道本釋勢作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閒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愼按俞說是改從藏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著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又誤者爲著耳注謂草木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愼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先愼曰乾道本果作草拾補作果盧文弨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愼按作果者是也下文

蓏蔬棗栗蓏蔬草屬棗栗果屬故此媘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棄棗蔬而治即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足注所見之本尚不誤顧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 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下無互字據藝文類聚改 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先慎曰白孔六帖卷九十九引韓子秦饑應侯曰秦王五苑之棗栗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爲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 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 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先慎曰各本無曰字據御覽

引補

公儀休相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二百八十九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注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公儀子不受其弟諫。先慎曰韓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盧文弨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當作曰先慎曰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我二字蓋本書一本作自給一本作致我校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遂致兩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爲曰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

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先愼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管字今據補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王渭曰之字衍戰國策無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

之潘壽謂燕王曰（。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引此）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先愼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于字先愼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闞者（。先愼曰拾補闞作隱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闞顧廣圻云今本闞作隱）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先愼曰問何以如益）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爲作璽誤按爲下當有吏字先愼曰顧說非爲字下屬讀于嬀反）

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先愼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娟拾補作羽翼盧文弨云張本作淺娟顧廣圻云今本作羽翼先愼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眞人主之羽翼淺娟二字不辭改從今本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先愼曰乾道本褫作號顧廣圻云號藏本作號今本作褫按此未詳先愼按作褫是也說文褫奪衣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侯果云褫解也褫字從衣旁乾道本譌作号旁藏本又譌爲足旁因去虎上厂以成字耳改從今本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

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先愼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盧文弨云舊不重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先愼曰截經服衣也不與同族者共家。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居字先愼曰張榜本脫不字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先愼曰佯愛人佯憎人皆當重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

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之輟而觀之虎。先愼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觀之趙無注文顧廣圻云觀之二字此舊注誤入正文先愼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輟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渭曰盼當作盻先愼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盼作眄亦非說文盻恨視貌盼眄二字形與盻近而誤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先愼曰事類賦注引本書注云平陽君王弟也今本脫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

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愼曰諸侯辟疆諸侯疑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衛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先愼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㝵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蜀

侯世家梁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竝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馬驚而不
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先愼曰父下衍子字請造父助我推車。顧
廣圻曰推車二字當衍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先愼曰輟而二字倒援其子之
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愼曰
驚字不誤轡當作又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
行也今使身佚。先愼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身使作使身今據乙且寄載有
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
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愼曰拾補雖下有使字盧文弨云張本有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盧文弨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
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顧廣圻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柙通說文木部檢柙也參升二字疑衍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顧廣圻曰罷食句絕後字當衍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

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孫詒讓曰升石當依上作斗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玆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玆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玆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先愼曰拾補至作致盧文弨云張本作至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先愼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先愼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

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先愼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亦有今據補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先愼按御覽引亦重管仲二字今據補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先愼曰乾道本諭作論據御覽引改下令於民曰。盧文弨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曰作也誤先愼曰御覽引亦作曰丈夫二十而室。先愼曰御覽引二十作三十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閒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

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詩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嬥爾雅釋魚蜃小者珧衆家本珧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卽翟之假字而訓爲雕飾誤矣先愼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桃拾補作桃桃盧文弨以挑字爲譌非也挑桃並翟之假借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錣在後錣鈹也以金飾之。先愼曰事類賦二十一引錣作綴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

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毁罰卽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愼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處急世注卽字趙本作則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先愼曰乾道本脫下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則下有有字依上文當補今據增進則引之。先愼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顧廣圻曰筴字衍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刪先愼按顧說是筴字不當有今據張榜本趙本刪[illegible]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脫張本有今據補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四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五　　長沙王先愼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先愼曰乾道本下行有難三第三十八六字顧廣圻云子目衍當刪今依顧校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禮繁稱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 戰陣之閒不厭詐僞 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 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 苟且也 取多獸後必無獸 先愼曰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顧廣圻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愼按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作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 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 因詐

得利必以詐僞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慎曰乾道本注爲作僞無作言據趙本改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顧廣圻曰君當作若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先慎曰乾道本下因字作問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爲一句先慎按顧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眾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

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矣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顧廣圻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慎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死猶恐不暇語意正同拂卽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本作拂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先慎曰詐於當作於詐詐敵萬世之利也。先慎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盧文弨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字張本作也今據刪改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圻云今本請作謂先慎按作謂是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

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愼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弨云此二句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據補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相讓故正也○先愼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先愼曰藝文類聚引而下有漁者二字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先愼曰藝文類聚引器下有以字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先愼曰趙本無注盧文弨曰張本有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

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愼曰顧說是上文耕漁陶三項此不當牽合其一躬藉處苦即下文以身爲苦而後化民之義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先愼曰乾道本容作三政從趙本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王渭曰今當作令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盧文弨曰而張本作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按依難勢篇此無吾字先愼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與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爲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又譽其矛曰吾矛之

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一句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者字盧文弨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顧廣圻云以已當作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以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誤移於上而盧顧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先慎曰言使民從已之令也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按此當

作矯外儲說右篇云榜檠矯直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先慎曰乾道本無味君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主下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君二字今依今本增十過篇作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惟人肉耳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說見十過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先慎曰乾道本情上有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慎曰乾道本閒上有間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間字先慎按閒卽開字之誤而衍今據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

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先愼曰趙本宦作官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先愼曰卒字衍而桓公弗行。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顧廣圻曰尸當作戶下同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愼曰度謂法度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先愼曰乾道本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去字先愼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卽承此而言明此脫去字今據補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盧文弨曰弗張本作不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有盧文弨云欲字脫今據補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

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愼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有君市二字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曰數字疑衍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卽謂此度也數字淺人所增使去豎刁○先愼曰句一豎刁又至○先愼曰句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戶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

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舅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顧廣圻曰弊讀爲蔽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愼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高赫爲賞首。顧廣圻曰赫他書作赦先愼曰淮南氾論人間訓說苑復恩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秋孝行覽作赦案赦卽赫聲近而譌當依此訂正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

稷殆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顧說泥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據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王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者也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臼竈生鼃。先慎曰乾道本作曰竈生鼃拾補曰作宍盧文弨云穴藏本作曰鼃藏本作鼃顧廣圻云今本曰作穴鼃作鼃按此當依趙策作曰竈生鼃說苑權謀篇同太元經窮上九亦云曰竈生鼃蓋本於彼也先慎按鼃與鼃曰與臼並形近而誤據盧顧校改而民無反心是君

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子下有失字今據補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先愼曰乾道本注可作不據趙本改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盧文弨曰除當作涂淮南齊俗訓作欲塗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先愼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

來諫者也鄭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疑此下脫文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愼曰待當作去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愼曰義字衍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圻曰夫爲人臣者至此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愼曰顧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爲人臣者至此人臣之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愼曰趙本

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明下同馮云行宜作明 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顧廣圻曰謂字當衍 此爲兩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爲作謂誤先愼曰顧說非爲謂同字 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先愼曰乾道本虜上無爲字顧廣圻云以中國爲亂句絕下句同兩于字當作干藏本今本虜上有爲字先愼按有爲字是今據補道由也道爲虜于穆公由爲虜干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爲宰干湯百里奚自

爲虜于穆公邮𦐇是其證于郎于之誤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顧廣圻曰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而小臣不行見。先愼曰行當作得小臣之忘民也。先愼曰小上當脫是字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先愼曰乾道本脫宜刑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謫今據增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先愼曰注代當作伐。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先愼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先愼曰則下脫不可二字耳顧刪則字亦非乾道本徇作殉據張榜本改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夫郤子曰以徇

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作是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愼曰俞說是）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爲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郤子之得之也（望郤子正韓子之過）令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愼曰一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愼曰望絕當依上文作絕望）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

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先慎曰外儲說左下貴作尊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顧廣圻曰未詳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王渭曰國當作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令從趙本提行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宦官之卑者也。先慎曰注宦字趙本無盧文弨云脫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卽避卑卽就也故行之

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霸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顧廣圻曰樓翟樓鼻翟强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愼曰說林上樓翟作犀首張儀）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先愼曰乾道本身作手盧文弨云手字譌先愼按盧說是下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身死即指湣王而言明手爲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

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先慎曰乾道本重爭字盧文弨云凌本不重今據刪一則專制而劫弒。顧廣圻曰一下當有用字今畱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是繆畱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慎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先慎曰且當作臣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先慎曰踊即踴之俗字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反。顧廣圻曰造讀爲蹵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

重與罪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顧廣圻曰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盧文弨曰非字意林無先慎曰意林脫非字御覽四百九十七六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公胡不雪之以政。先慎曰乾道本胡下有其字據御覽事類賦引刪意林亦無其字公曰善。先慎曰乾道本善上有胡其二字張榜本無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遺

其冠乎。先愼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乎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據張趙本提行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先愼曰小人以遺冠爲恥君子以遺義爲恥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盧文弨曰非字衍顧廣圻曰行當作遺先愼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爲遺之誤而刪之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偸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豐。先愼曰各本盂作孟豐作酆王引之云孟爲盂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

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邘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邘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堯誤鄭他書又作豐先愼按孟爲盂之誤堯爲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盂克莒舉豐今據改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先愼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洛西之地而言不當有請字淺人以下文請解炮烙之刑遂於此誤加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刪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

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君之力也四字盧文弨云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君之力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詩爲邪新序四作乎先愼案張榜本有君之力也四字今據補御覽六百二十引作君之力臣之力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愼縫若女工翦削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顧廣圻曰新序二人事互易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弨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先慎曰拾補干作孟盧文弨云藏本張本同或改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同按此未詳俞樾云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誘注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為西吳蓋以別於荊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遂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即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蹇叔處干即處虞也先慎按俞說是今本作于形近而誤或作虞者不知干即虞而改為虞也處秦而秦霸。先慎曰乾道本脫處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

臣也。盧文弨曰與或改而顧廣圻曰臣當作君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先慎曰周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百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先慎曰乾道本忘作亡盧文弨云亡張本作忘顧廣圻云藏本作忘是也今據改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一本有今據補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先慎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下有以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

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篇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逆作道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慎按作逆是顧說非改從藏本今本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先

慎曰乾道本脫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以字今據補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顧廣圻曰下以字當衍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先慎曰張榜本有難字旁注云難作背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

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張榜曰當云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弨曰末字衍先愼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先愼曰乾道本不重湯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下文當重今據補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弒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旦下有亦字誤先愼曰以當作已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先愼曰下之字張榜本無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先愼曰趙本遽作處誤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先愼曰雖當爲唯之誤惟唯古通

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欺已因謂豎刁易牙亦不欺已遂以任管仲者任二人則桓公不知欺與不欺亦明矣唯誤作雖遂不可讀令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王先謙曰令字無義疑令之譌蟲流出尸而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作桓公不盧文弨云而字衍顧廣圻云今本作作不誤按當作後先慎按作不字是上文蟲流出尸不葬卽其證今據改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顧廣圻曰語言辨句絕說讀爲悅孫詒讓曰蒲阪云李兌合作李克其治中山已見外儲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辯通聽合作聽魏都賦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辯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故選案蕭阪圜據劉逵引李克書校正此文郅痛讇欜以一此百駄六李十克一剸𫝆駮設讟鈚效敹𩟹錐犨𩭟𤖾𩥇𡯃婦𩞍迄之敝弜而𩊠敆䖭硯𫃖之補惟窕言膠言義兩通讀讜讙蝡𩥉耘𩡑歎馳紡之𦖁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窕杜注云窕細不滿邵詆𧬊讞

胵義蓋宼本爲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宼宼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爲實下文宼貨者虛貨不可恃以爲富也舊注釋爲苟且蓋讀爲恌愉字於義未切先慎曰聽字不誤選注作聰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　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宼貨君子不聽宼言不受宼貨子姑免矣。先慎曰乾道本子作之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宼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辨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　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宼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穡也穡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愼陰陽之和種

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晩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先慎曰乾道本私上有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案私和二字形近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盧文弨曰張本功作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言也。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衞之郛郭。先愼曰郛郭同義郛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篇作附郭高注附郭近郭也郛附聲近而誤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簡子以犀爲脅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篇作犀蔽屏櫓所下脫不字注脅字疑作楯又臥字譌先愼按盧說是今依拾補增不字犀堅也兕見姦劫弒臣篇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愼曰張榜本烏作嗚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先愼曰僞子華子去趙篇趙簡子有燭過小人之語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者不能用之耳。先愼曰乾道本脫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先愼案有士字是今據補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弊之有今呂書亦脫士字昔者吾先君獻公幷國十七。先愼曰呂氏春秋作兼國十九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先愼曰張榜本玉誤王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愼曰呂氏春秋作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先愼曰乾道本受作授顧廣圻云授當作受先愼

按張榜本作受今據改圍衛取鄴。顧廣圻曰呂氏春秋鄴作曹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先慎曰乾道本能下有士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士字先慎按呂氏春秋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閒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先慎曰乾道本楯作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膌作楯先慎按上云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此即承上而云作楯字是今據改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王渭曰所下當有以字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子下有愛字誤先愼曰張榜本若作有乾道本注一作益據趙本改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顧廣圻曰人上當有夫字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按矢當作夫先愼曰比趙本作北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失作人按此當衍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先愼曰乾道本一作失拾補作一盧文弨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先愼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行字藏本今本有用字今據補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五終